

## 一不挂五

□胡华强

“二不挂五”，网上一查，竟然是“不整齐”的意思，而且还引用了作家克非的作品相关内容为依据。克非小说《春潮急》描写：“上身两件单衫，既旧且脏，又穿得二不挂五。”说明“二不挂五”一词是形容人的穿着不整齐。其实，只要是川渝人，都知道“二不挂五”远不止这点含义。

“二不挂五”，更多地指人的品行不靠谱，说人二不挂五，极具蔑视意味。说话不知轻重，做事不知深浅，盯不到遭头，看不到火色，处处好表现自己却又能力有限，时时想标新立异而又智力不足。用成都人的话来说，就是瓜眉日眼，用重庆人的话来说就是宝得有盐有味，用文言一点的词儿来说，就是整个一尴尬人。

若干年前，某乡村学校晋升一校长，贵姓苟。苟校长上任伊始，召集全校教职工开会，他端坐台上，双手捧着白瓷茶缸开始讲话，讲到中途，他突然想引用一个成语，却接连“事实……雄……雄……雄”了一长串，憋得面红耳赤，最后终于斩钉截铁地说出来了：“反正，事实都是雄的！”下面的人都知道他想说的那个成语，但是大家都忍住不说也不笑。

苟校长是一个靠推荐读了中师，连自己的名字笔画都写不全的角色，只因他是上级某分管领导亲戚的缘故，便坐上了校长的位置，但能力欠佳。他经常穿西服，配胶鞋，把毛线衣扎在裤腰里，脖子下露出一段红得刺眼的领带；夏天无论走到哪里手上都揣着一把纸折扇，活像一个算命先生。这种二不挂五的角色，你想他能把一所学校管理好吗？两年不到苟校长就下了台，连课也上不了，只好在后勤打杂，连他那做官的亲戚也罩不住他了。

人的能力有大有小，修养有深有浅，凡事尽力而为，自然表现就行。装模作样，装腔作势，吊儿郎当，二不挂五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

## 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信箱：

730156805@qq.com

## 盖碗茶

## 赶场三六九

□张文海

三合口，人在云上走，高山兴集镇，赶场三、六、九，米拉子牵成一条线，小伙子荷枪带猎狗。这是描写高山羌寨赶场盛况的几句诗。其实，四川不少农村场镇，都有赶场三、六、九的约定。它不是农村娃娃摆姑姑筵，随意搞出的新花样，而是含有一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道理。

场镇因物资交流需要而兴。物资交流离不开人气，有人气才有财气。农村居住分散，为了凝聚人气，方便远近群众赶场，附近几个场镇便商量订个君子协议：一四七，A镇逢场赶A场；二五八，B镇逢场赶B场；三六九，C镇逢场赶C场。有了这个规矩，农村人天天有场赶，挑上街的蔬菜不会变老了，卖出的鸡蛋不会散黄了，买回的化肥可即时下田了，拿到的良种不会误农时了。风水轮流转，每镇的商家因此也都有获得财源滚滚的发财机会。

合作和睦，自然也有竞争，在商品质量上去想板眼儿，在服务态

生活中嘿多“大事”，往往如过眼烟云，但有一些小事，却令人终生难忘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一天，老汉从厂里端回一碗烧白，是借食堂的土碗装回来的。肉吃了，碗却忘了还回去。我家没土碗，妈妈想，一个碗嘛，已经带回来了，逗留在家里舂大蒜、捣姜啥子的，便留下了。

几天后的一个清晨，老汉上班前，在碗柜头翻来翻去。妈妈一看，逗晓得他在找那个土碗，便没好气地说：“找啥子，打都打烂了，不逗是一个土碗吗？别个金碗还往家里拿呢，逗你真得要命！”

老汉的确是个“认真得要命”的人，遇到勒种事情，是绝不退让半步的。他离开部队已二三十年，还一直保持着部队的作风。当厂长也多年了，从来没得哪个在勒方面说他一个“不”字。可有的人却认为老汉不“靈活”……

想起小时候，有一天我到老汉厂头去耍，看到好多丁丁猫在空

度上去争客心。于是A镇很快推出自己的一绝酸辣凉粉儿，抬高了人气；B镇不服气，很快也拿出自己的名小吃叶儿耙，人气一下超过A镇；C镇后来居上，肥肠粉味道好得很，人气比A镇B镇还高。人气高，每个逢场天，街上人都要挤爆，商家赚大钱，农村人也笑呵呵地来，笑呵呵地走，回家，还不忘给娃娃带两个油旋子锅盔和牛舌头儿油糕回去。你看赶场三、六、九，是不是有点学问？

山区每个场镇相隔很远，赶场三、六、九更有意义，否则一些农产品会烂在地头，要卖的东西实在放不得了，着急呀，心痛呀，便有人想到赶一下冷场上去碰碰运气，结果街上一个人花花都没有，一筐桃子一个也没有卖出去，来回白跑四十里空趟子。

县城不一样，县城不缺人气，所以四川大多数县城都是两日赶一场，有的是单日逢场，有的是双日逢场，没有赶场三、六、九的规定。

中翻飞，嘿想捉一只，便在篱笆墙上抽了一根竹竿打了丁丁猫。要得正开心时，遭老汉看到了，他嘿门凶地叫我把竹竿插回去，并教育我：“你勒个娃儿呀，哪个随便乱拿东西呢？要是人人都抽一根两根，还不把公家的围墙抽垮了！”

我当知青时，老汉给我写信，都用各人买的信笺、信封，而从没用过单位的。勒事看来虽小，却是在潜移默化地教育我们。

找碗那天，老汉皱着眉瞪着眼，黑白相间的络腮胡好像都立起来了，嘿不安逸地对妈妈说：“你勒人呀硬是，明明是公家的，你偏偏要……”他停了停，点燃一根香烟：“别个要拿是别个的事，我们不拿总做得到。一个人嘛，何必要学得恁个自私呢？”妈妈遭“训”得无话可说，勒才从碗柜底下摸出那个土碗，红着脸，尴尬地递给了老汉……

老汉已去世四十多年了，我时常想起他生前的嘿多往事，虽小，但让人缅怀。

## 搓起半截就跑

□杨明庆

“搓”这个字，是地道的四川方言，读音是：lǎo。意思是“拿”“抬”“扛”“搬”等这类动作。

比如我们村有个张老四，长得五大三粗，牛高马大的，做体力活，一个人当三个人。百十斤的大米，十几里的山路，别个都要用挑子担，还要歇几道。他，搓（扛）起就走，中途还只歇一道。

不止是重物用“搓”，轻巧的东西，哪怕只是一张纸飞飞，四川人也用“搓”。王婆婆到银行存钱，柜台的小妹服务态度很好很有耐心，反复提醒：“婆婆，存款单要搓（拿、收）好哈，不要整掉了。”

只要是东西，管它轻也好重也好，一只手提来的也好，两个人抬来的也好，揣到包包头带来的也好，用车皮拉来的也好，都可以叫作“搓”。好比香港电影里头，两个人做交易，翻译成四川话版本，这个说：

## 擦面子

□末木

以前物资匮乏，不要说吃肉了，油都少得可怜，好多时候用南瓜叶子在锅头一抹了事。有一句话说，炒菜不要油——干煸。

那阵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擦[wǎ]油面子。单位集体食堂，烧的洗锅水，面上还看得到滴点油珠珠，走前头的人就把油面子擦起走了，后头就剩清汤寡水。擦，形同音，但在某些地方说音就表达不出那种感觉，擦来得更直接，更形象生动。那阵有猪油的人家就显摆，很大气地说，吃面的时候擦他一瓢儿猪油。好豪爽，听得人直流清口水。

除了擦油面子，还有一种擦面子就是争面子，不管是有理无理，丢了面子总要切（去）擦回来。老憨就遇到一回遭擦面子的事。

那次，他老婆一下发了神经，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她睡了一晚上起来对老憨说，我要开面馆。老憨吓了一跳，问她懂得（搞得懂）啥子叫开面馆？老婆信心满满地说，这个有啥子

“钱搓来没有？”另一个说：“货搓来没有？”双方一点头，好，成交。搓来，就是“拿来，带来”的意思。

四川话骂人一般不说“滚”，喜欢说“爬”，或者叫“搓起爬”。程度稍微轻一点，可以说“搓起走哈”。当然，骂人的话不宜提倡。

四川还有句话叫“搓起半截就跑”，意思是“只听懂了或者理解了一半，却自以为全明白了”。通常来说这都是由于粗心、猴急造成的。比如我们娃儿做作业，经常都是读题只读一半，别个喊选错误的选项，他给你整成选正确的选项。上盘期中考试，考得一塌糊涂，连平时惯实的爷爷都忍不住了，指着他的试卷：“你看你，咋个尽是‘搓起半截就跑’哦，仔细点用点心嘛！搓去改，下盘再错就要挨板子了哈！”

嘛，找一个店店夺开就对了。老憨拗不过，同意了。我说开啥子面馆，哪里有那么简单的，老憨说有啥子办法呢，说也说不听，默倒她有奸行势（能干）。

先在一个熟人店里头学了几天做面，转了个小店就开始整起来。生意死不秋秋的不说，那天还来了个收保护费的街娃儿，老憨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，拿起捞面的漏勺吼，认到秤（搞清楚）没有，收我的保护费，有好远爬好远！那个人指到他说，好呀，你嚼（凶），给我等到起。

那一带的老大叫胡三娃，一看兄弟伙遭撵回来了，这个面子咋个也要擦回来，不然二回还咋个在这地盘上混？胡三娃带起几个兄弟伙就切找老憨算账擦面子。老憨也不怕，提起一根板凳说，要钱一分都没得，要命有一条。俗话说，老实人怕歪人，歪人怕不要脸的人，不要脸的怕恶人，恶人怕不要命的人。老憨这一下就把胡三娃几个镇住了，带起人灰溜溜地走了。